

# 中国翻译界泰斗许渊冲逝世

## 享年100岁(二)

剧，叶公超、钱钟书讲英文，吴宓讲欧洲文学史……

在这里，他遇到莎士比亚、歌德、司汤达、普希金、果戈里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……“可以说是把我领进世界文学的大门了。”

他的翻译“处女作”诞生于大一。那时，在钱钟书的英文课上，他喜欢上的一位女同学，为表达心意，便翻译了林徽因悼念徐志摩的小诗《别丢掉》：

“一样是月明/一样是隔山灯火/满天的星/只有人不见/梦似的挂起……”

送出去却“石沉

大海”。直到50年后，他获得翻译大奖，引起当年那位女同学关注，致信给他又忆起往事。

“你看，失败也有失败的美。人生最大乐趣，就是创造美、发现美。”他翻译每一句话，都追求比别人好，甚至比原文更好，“这个乐趣很大！这个乐趣是别人夺不走的，是自己的。”

浪漫情怀为他打开翻译世界的大门，而真正走上翻译之路的决定性时刻，出现于他在联大的第三年。

1941年，美国派出“飞虎队”援助中国对日作战，需要大

批英文翻译。许渊冲和三十几个同学一起报了名。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七十五周年的外宾招待会上，当有人提到“三民主义”时，翻译一时卡住，不知所措。有人译成“nationality, people's sovereignty, people's livelihood”外宾听得莫名其妙。这时，许渊冲举起手，脱口而出：“of the people, by the people, for the people!”简明又巧妙，外宾纷纷点头微笑。

小试锋芒后，他被分配到机要秘书室，负责将军事情报译成英文，送给陈纳德大队长。出色的表现，让他得到一枚镀金的“飞虎章”，也获得梅贻琦校长的表扬。

在当年的日记中，年仅20岁的许渊冲写下：“大约翻译真是我的优势，我应该做创造美的工作了。”

**自此，择一事，终一生。**

许渊冲说，西南联大对他最大的影响是为人生镌刻下一种信念——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“用白话文来说就是‘好上加好，精益求精，不到绝顶，永远不停’！”

**专一业**

“‘To be or not to

be’，你们说说怎么翻？”

一上来，他就考了我们一道难题。

“生存还是毁灭……”我下意识喃喃自语道，毕竟朱生豪的这句译文已成经典。

“错！大大的错了！生存还是毁灭是国家民族的事情，哈姆雷特当时想的是他自己的处境，是他要不要活下去的问题！”他一下子激动起来，一双大手在空中挥舞。

……

在翻译界，许渊冲大名鼎鼎、德高望重，但也争议不少。

**他绰号“许大炮”，不仅人长得高大、嗓门大，也好辩论、爱“开炮”。**

于学术，他是“少数派”。他坚持文学翻译是“三美”“三之”的艺术，要追求“意美、音美和形美”，使读者“知之、好之、乐之”。他总想通过“再创作”来“胜过原作”，更将追求美、创造美视为毕生目标。

而认为翻译应忠实于原文的人，指责许渊冲的译文与原文的意思不符，“已经不像翻译，而是创作了”。

**对此，他毫不避讳，甚至将自己的译文比作“不忠实的美人”。**

译无定本，但理

念不同，还是带来了矛盾。

在翻译法国诗人瓦雷里描写灵感的诗《风灵》时，翻译家王佐良译为“无影也无踪，换内衣露胸，两件一刹那”，许渊冲译成“无影也无踪，更衣一刹那，隐约见酥胸”。别人批评他的翻译是“鸳鸯蝴蝶派”，他却说自己翻的更有韵味，把坚持直译的叫作“外科派”……

他的最新译作是亨利·詹姆斯的《The Portrait of a Lady》。前人译为《一位女士的画像》，他译成《伊人情影》。

“‘一位女士的画像’，说实话看到这个题目就不想看书了，有什么看头？中国的文化深啊！‘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’，伊人两个字很妙的。你看，说一个人美丽的影子，倩影比画像好多了。从某个意义上来说，我的译文比原文更美。”

《红与黑》引发的翻译界大论战更是轰动一时。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赵瑞蕪是第一位译者。同一句法文，赵瑞蕪译成“我喜欢树荫”，许渊冲译成“大树底下好乘凉”；赵瑞蕪译成“她死了”，许渊冲译成“魂归离恨天”。

风格之迥异一目了然。许渊冲觉得



1938年高中毕业时摄，报考联大时用。